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大学生网络信息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

方增泉 肖可心 元英 祁雪晶 张思康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意义] 网络信息焦虑会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根据文献将网络素养划分为六大维度,明确了网络素养不同维度与信息焦虑的关系及上网时长的中介作用,并提出了缓解我国大学生网络信息焦虑的对策建议,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方法/过程] 采取问卷调查法,以全国东中西部 62 所大学的在校生为研究对象,将上网时长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大学生网络素养六大维度与信息焦虑之间的具体影响关系。[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普遍存在中高程度的信息焦虑问题,其中信息安全焦虑尤为严重。在网络素养的六大维度中,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对大学生信息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对大学生信息焦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上网时长在上述的影响路径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信息焦虑; 网络素养; 大学生; 认知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 G35; TP39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nformation Anxiety

FANG Zengquan XIAO Kexin YUAN Ying QI Xuejing ZHANG Sik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anxiety can have many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n the six dimensions of network literac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network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anxie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online tim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Process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study the specific

作者简介 方增泉 (1972-),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政策, E-mail: 15201376625@163.com; 肖可心 (2000-),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素养、国际传播; 元英 (1989-),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素养、教育传播; 祁雪晶 (1986-), 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网络素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张思康 (1995-),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 UGC、定量研究、社交平台。

引用格式 方增泉, 肖可心, 元英, 等. 大学生网络信息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 [J]. 情报工程, 2024, 10(6): 71-81.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x dimen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anxiety by using the online time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with students enrolled in 6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sults/Conclusions] It was found that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medium to high levels of information anxiety, with information security anxiety being particularly serious. Among the six dimensions of network literacy, the ability to search for and utilize online information,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online information, the ability to manage online impressions, and the ability to protect online security and privac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whereas the ability to manage online attention and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act on online value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Online time partially mediates each of these pathways of influence.

Keywords: Information Anxiety; Network Literacy; College Student;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eory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4次报告，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1]。随着媒介技术与网络系统的高度发展，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获取更多信息成为人们对抗不确定性的重要依据。然而，当前迅速传播的互联网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各类信息无序地堆积在一起。当用户接触到的信息量远远超出其自身的处理能力时，会导致其产生紧张、焦虑、烦躁等消极情绪。

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对于网络信息的接触、搜索、保存、利用等活动比其他群体更多，因而更容易受到信息焦虑的影响。信息焦虑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学习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深入探究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影响机制，对于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突破了现有文献的局限，将传统的信息素养概念更新为网络素养，并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将网络素养细分为六大维度

加以研究；第二，通过在全国东中西部62所大学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详细分析了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六大维度对信息焦虑的不同影响；第三，引入上网时长作为中介变量，将影响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网络素养和信息焦虑的理论框架，也为制定缓解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信息焦虑

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一词最早由Wurman于1989年所提出。他认为，信息焦虑产生于人们实际能够获取的信息与以为能够获取或者希望获取的信息之间的“鸿沟”^[4]。Naveed^[5]进一步将信息焦虑定义为包括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经历的信息搜索焦虑，同时也包括信息相关的其他焦虑。此后，诸多学者从心理学、信息技术等不同角度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信息焦虑的影响机制是一大重点。总结已有研究发现，信息焦

虑的产生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内部因素方面,李玉玲等^[6]指出,信息搜集阶段的信息素养、信息饥渴等问题以及信息处理阶段的信息悬念、信息消化不良等原因均会引发用户的信息焦虑。外部因素方面,若出现信息同质化、信息缺失、信息过载等问题,可能会使用户产生信息焦虑^[7]。

1.2 网络素养与信息焦虑

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信息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曹锦丹等^[8]指出,若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质量的辨别能力等信息素养方面出现欠缺可能会引发信息焦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工具性逐渐被网络的普遍性所掩盖,因而也应与时俱进地使用网络素养 (Network Literacy) 代替传统的信息素养进行研究。1994年, McClure^[9] 首先使用网络素养这一概念来描述个人识别、访问并使用网络中的电子信息的能力。卜卫^[10] 则认为,网络素养是指了解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知识及对其管理的能力、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以及具备网络安全保护的能力。莱茵戈德^[11] 将网络素养划分为注意力、识别力、参与力、协作力与联网智慧这五个层面。胡余波等^[12] 则将网络素养划分为网络安全与道德、网络行为管理、网络认知与评价、网络批判意识、网络自我发展五个方面。

1.3 上网时长的中介作用

既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尚未成熟,这会导致其花费更多时间上网^[13]。武文颖^[14] 也讨论了网络素养对网络沉迷的影响。而上网时长又会对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刘根勤等^[15]

指出,网络接触时间越长,信息焦虑越严重。吴贤华^[16] 也发现,手机依赖会正向预测信息焦虑。而对于上网时长、网络素养、信息焦虑之间的关系,姚丝缘^[17] 表示,由于部分大学生的信息素养较低,缺乏对于网络的掌控,因而会出现频繁查看手机 APP、没有目的地浏览网页新闻等行为。随着接触网络时间的延长,这些大学生更容易产生信息焦虑。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信息焦虑的研究尚存以下三点不足。第一,当前的研究未能充分揭示网络素养各细分维度如何独立作用于信息焦虑;第二,目前对于网络素养、上网时长与信息焦虑三者关系的探讨仍不充分,没有综合考虑信息焦虑的不同影响因素。即便有少数研究涉及了三者关系,也往往只是简单的理论思辨,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第三,我国幅员辽阔,但以往针对国内大学生网络素养与信息焦虑的研究样本的覆盖范围较小,有待更大范围的实证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设计

2.1.1 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既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显著影响其信息焦虑程度^[18]。而网络素养作为当今网络时代信息素养的发展,也会对大学生的信息焦虑程度产生影响^[19]。本研究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将网络素养定义为人们对网络世界的信息、事件和情境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并将其划分为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

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六大维度,进一步研究各细分维度如何具体作用于信息焦虑。

本研究选择上述六大细分维度的原因如下:学者们普遍认为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是网络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荣姗姗^[20]认为,用自我管理的方法增强行为自律能力,是人们必须具备的网络素养;掌握良好的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至关重要,也是个人网络素养的重要体现。早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Zurkowski^[21]就指出,信息素养就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和资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是对网络信息进行思考、理解、质疑和分析的能力。张艳秋^[22]将媒介素养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即掌握具体的、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的本质在于社会交往和互动。由于网络成瘾的程度可以反映个人网络素养的高低,而印象管理是辨别网络成瘾的重要变量^[23],因此本研究也将印象管理作为网络素养测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当前,网络空间出现了信息诈骗、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问题。本研究将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作为网络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人们合法、合规地约束自己的网络使用行为,尽可能降低网络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大学生的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H2: 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H3: 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H4: 大学生的网络印象管理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H5: 大学生的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H6: 大学生的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会对其信息焦虑产生显著影响。

网络素养较低的大学生无法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长,因此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信息焦虑。但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具备较高网络素养的用户群体善于从网络中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源^[24],其上网时长也会有所增加,而随着上网时长延长,其信息焦虑程度可能也会加深。因此,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可以通过上网时长影响信息焦虑,但具体的影响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 上网时长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H8: 上网时长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H9: 上网时长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H10: 上网时长在网络印象管理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H11: 上网时长在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H12: 上网时长在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构建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阐述了网络素养的六个细分维度对信息焦虑的影响以及上网时长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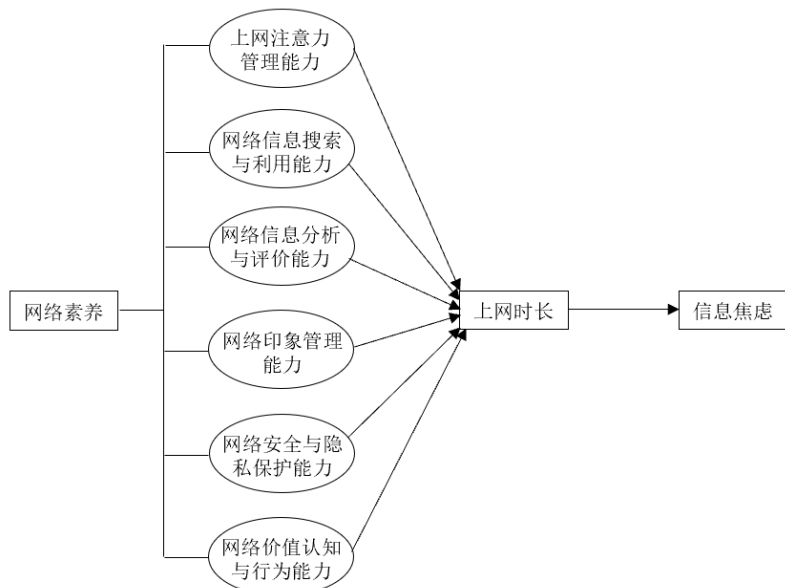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信息焦虑影响机制研究模型

2.1.2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调查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全国大学生个人基本信息的收集，共9个题项（见表1）；第二部分为大学生信息焦虑量表（见表2）。该量表参考曹锦丹、吴贤华、刘根勤等的研究编制，设置4个维度，共25道题目，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第三部分是对大学生信息焦虑影响因素的测量（见表3），网络素养部分使用本研究团队在《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绿皮书（2022）》中构建的网络素养量表，该量表已经过实证检验，适合进行大学生网络素养的系统测量^[25]。

表1 问卷测量题项(第一部分)

大学生个人信息收集	
个人信息	性别、学校、专业、年级、户口类型、常用媒介类型、上网设备拥有类型、获取信息常用网络平台、上网获取信息类型

2.2 数据搜集与处理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全国东中西

部62所大学发放问卷8213份。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广东、浙江、河南、河北、江西、陕西、山西、山东、福建、南京、湖北、湖南、安徽、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贵州、青海、甘肃、澳门特别行政区；学生年级为大一到博三的10个年级；专业分布为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与其他类专业。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确定有效样本量7904份，问卷有效率为96.24%。

2.3 量表信效度检验

结果显示，信息焦虑量表的Cronbach系数值为0.936>0.9，信度质量较高；KMO值为0.942>0.8，显著度为0.000，数据可以被有效提取信息；旋转后4个维度变量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信息焦虑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分成4个维度进行完全有效的解释分析；旋转后4个维度的方差解释率值分别是21.46%，15.78%，14.73%，11.63%，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3.62%>50%，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被有效提取。

表2 问卷测量题项(第二部分)

大学生信息焦虑测量		
维度	具体题项	
信息搜索焦虑	T1	我常常因为不知道该从哪里搜索信息感到着急
	T2	根据不同信息(图片、视频、色彩、数字、字符等)使用不同的搜索技巧让我感到困惑
	T3	在搜索信息的过程中,我常常忘记我要搜索的是什么
	T4	大多数时候我对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的结果感到不满意
	T5	由于网上干扰信息繁多,我常常担心自己找不到想要的信息
	T6	在网上搜索信息的时候经常让我感觉烦躁甚至失去耐心
	T7	网上接收到的大量信息让我感觉压力很大
	T8	上网时需要处理太多消息让我感到疲惫
	T9	当面对大量网络信息必须做出选择时,我感到有压力
	T10	我觉得我跟不上网上信息更新的速度,这让我感到焦虑
信息错失焦虑	T11	当我不看手机时,我会很担心错过了重要的信息
	T12	我会每隔几分钟就检查我的手机是否有新消息或者通知
	T13	当我的手机没电或者没法上网时,我会很焦虑
	T14	我需要随时把手机放在身边,否则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T15	我担心别人比我知道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信息
	T16	我总觉得有一种提示(手机震动声或屏幕闪烁),在提醒我还需要关注一些信息
信息利用焦虑	T17	我会因为网上的信息专业术语难以理解感到沮丧
	T18	在归纳和整理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时,我常常因为没有头绪而感到烦恼
	T19	对信息进行分类并提炼出共同点或核心观点时,我会感到有压力
	T20	我常常因为看完信息或新闻很快就遗忘而感到沮丧烦闷
信息安全焦虑	T21	当网络平台要求获取我的个人信息时,我会感到烦躁
	T22	我担心提供给平台的信息会被别人获取
	T23	我担心网络平台收集了太多我的个人信息
	T24	我总有一种我的个人信息会被泄露的预感
	T25	网络平台过度搜集我的信息让我感到很焦虑

表3 问卷测量题项(第三部分)

大学生信息焦虑影响因素测量	
人口学因素	性别、学历、专业、户口类型、地区、上网时长、网络技能熟练度
网络素养因素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

综上所述,本文用于测量全国大学生信息焦虑的问卷量表整体信效度均相对良好,可以据此问卷所收集的数据展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与分析。

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 SPSS26.0 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调查样本总体为 7904 人,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 3625 人,中部地区 2224 人,西部地区 2055 人,符合我国的人口统计情况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东部多,中西部较少的特点;从年级构成来看,大一占比 33.7%,大二占比 20.4%,大三占比 13.5%,大四占比 9.8%,研一占比 7.7%,研二占比 5.9%,研三占比 4.5%,博士生占比 3.6%;从专业分布来看,文史类专业样本 353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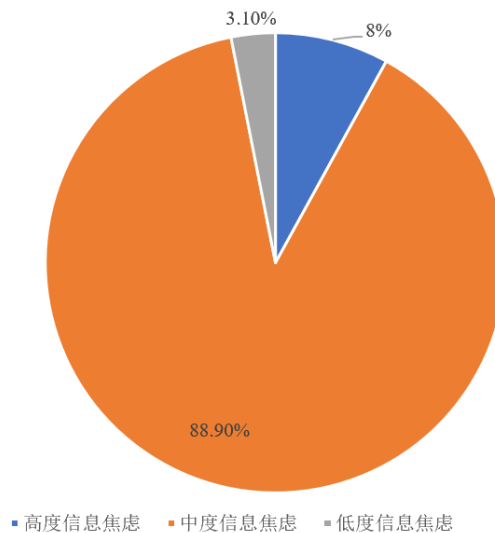
占比 44.7%，理工科专业样本 2371 人，占比 30%，艺术类专业样本 1248 人，占比 15.8%，其他类 755 人，占比 9.6%。

3 结果与讨论

3.1 我国大学生信息焦虑整体情况

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普遍存在中高程度的信息焦虑，信息安全焦虑尤为突出。我国大学生的信息焦虑总分由上述信息焦虑问卷各项目得分相加得出。该问卷共设 25 个题项，每 1 道题项由低到高设置为 1~5 分，问卷满分为 125 分。问卷总得分超过 100 分则表示大学生的信息焦虑较高，总得分低于 50 分则表示其信息焦虑较低。结果显示（见图 2），我国大学生的信息焦虑总分平均值为 79.92，88.9% 的大学生得分介于 50 分到 100 分之间，属中度信息

焦虑。



■ 高度信息焦虑 ■ 中度信息焦虑 ■ 低度信息焦虑

图 2 我国大学生低中高度信息焦虑比例

如图 3 所示，我国大学生信息焦虑整体得分平均分为 3.20 分。其中，信息安全焦虑的平均分最高，为 3.65 分，其次为信息错失焦虑和信息搜索焦虑，分别为 3.15 分和 3.07 分，信息利用焦虑的平均分最低，为 3.01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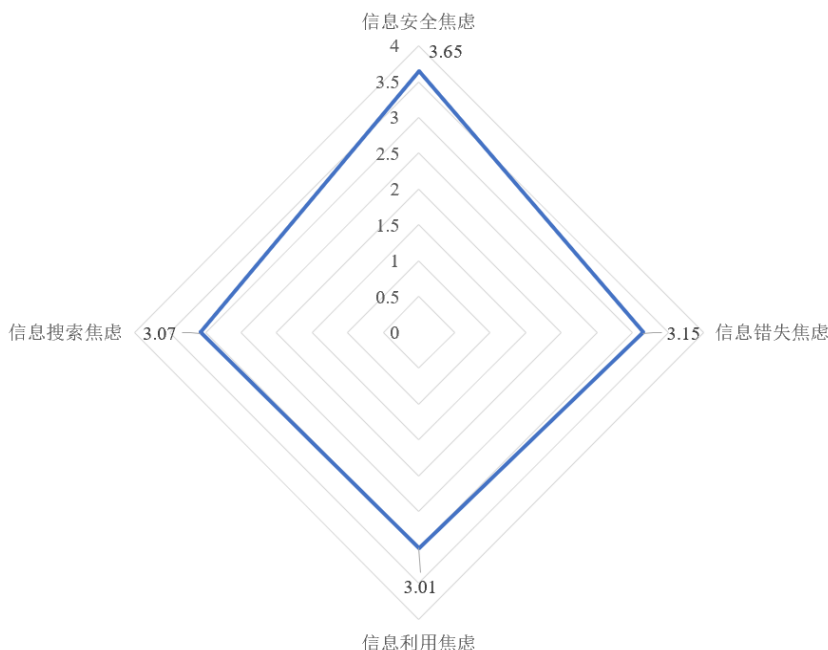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大学生信息焦虑各维度得分

3.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SPSS26.0 结果分析显示,网络素养六大维度对信息焦虑的影响方式各不相同。上网时长在上述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网络素养六大维度不仅会直接影响信息焦虑,还会部分通过上网时长来影响。

3.2.1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负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1 和 H7 成立。如表 4 和表 5 所示,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 ($\beta = -4.37, t = -14.10, p < .001$) 和上网时长 ($\beta = 1.53, t = 8.54, p < .001$) 显著负向/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表 4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 = 790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	-4.56	-14.69***	-0.12	-6.37***	-4.37	-14.10***
上网时长					1.53	8.54***
R ²	0.03		0.01		0.04	
F	215.69***		40.62***		145.26***	

注:模型 1: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 2: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 3: 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 5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4.56	0.31	-5.17	-3.95	
直接效应	-4.37	0.31	-4.98	-3.76	
间接效应	-0.19	0.04	-0.27	-0.11	4%

3.2.2 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正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2 和 H8 成立。如表 6 和表 7 所示,网络信息搜

索与利用能力 ($\beta = 2.81, t = 10.83, p < .001$) 和上网时长 ($\beta = 1.62, t = 9.01, p < .001$) 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表 6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 = 790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	2.92	11.20***	0.07	4.10***	2.81	10.83***
上网时长					1.62	9.01***
R ²	0.02		0.00		0.03	
F	125.47***		16.83***		103.97***	

注:模型 1: 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 2: 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 3: 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 7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2.92	0.26	2.41	3.43	
直接效应	2.81	0.26	2.30	3.32	
间接效应	0.11	0.03	0.05	0.18	3%

3.2.3 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正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3 和 H9 成立。如表 8 和表 9 所示,网络信息分

表 8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 = 790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	1.35	4.13***	0.10	5.01***	1.18	3.62***
上网时长					1.67	9.23***
R ²	0.00		0.00		0.01	
F	17.02***		25.15***		51.29***	

注:模型 1: 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 2: 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 3: 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9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1.35	0.33	0.71	1.99	
直接效应	1.18	0.33	0.54	1.82	
间接效应	0.17	0.04	0.09	0.26	12.6%

析与评价能力 ($\beta=1.18, t=3.62, p<.001$) 和上网时长 ($\beta=1.67, t=9.23, p<.001$) 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3.2.4 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网络印象管理能力正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4和H10成立。如表10和表11所示,网络印象管理能力 ($\beta=9.77, t=40.74, p<.001$) 和上网时长 ($\beta=0.92, t=5.55, p<.001$) 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表10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7904)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t	β	t	β	t
网络印象管理能力	9.93	41.60***	0.17	10.49***	9.77	40.74***
上网时长					0.92	5.55***
R ²	0.18		0.01		0.18	
F	1730.32***		110.14***		883.82***	

注:模型1:网络印象管理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2:网络印象管理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3:网络印象管理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11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9.93	0.24	9.46	10.39	
直接效应	9.76	0.24	9.29	10.24	
间接效应	0.16	0.04	0.08	0.23	1.7%

3.2.5 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正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5和H11成立。如表12和表13所示,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 ($\beta=5.34, t=22.06, p<.001$) 和上网时长 ($\beta=1.51, t=8.61, p<.001$) 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表12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7904)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t	β	t	β	t
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	5.45	22.42***	0.07	4.52***	5.34	22.06***
上网时长					1.51	8.61***
R ²	0.06		0.00		0.07	
F	502.78***		20.38***		290.75***	

注:模型1: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2: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3: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13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5.45	0.24	4.97	5.92	
直接效应	5.34	0.24	4.87	5.82	
间接效应	0.11	0.03	0.05	0.17	2%

3.2.6 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维度

研究发现,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负向预测信息焦虑,上网时长起部分中介作用,H6和H12成立。如表14和表15所示,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 ($\beta=-4.14, t=-18.57, p<.001$) 和上网时长 ($\beta=1.79, t=10.12, p<.001$) 显著负向/正向预测信息焦虑。

表 14 中介模型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 = 790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	-4.09	-18.20***	0.03	2.23*	-4.14	-18.57***
上网时长					1.79	10.12***
R ²	0.04		0.00		0.05	
F	331.38***		4.96*		218.99***	

注：模型 1：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预测信息焦虑；模型 2：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预测上网时长；模型 3：网络价值认知与行为能力和上网时长共同预测信息焦虑。

表 15 预测信息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率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4.08	0.22	4.97	5.92	
直接效应	-4.14	0.22	4.87	5.82	
间接效应	0.06	0.03	0.05	0.17	2%

4 对策与建议

4.1 个人：针对性提升网络素养，提高网络信息利用率

研究结果显示，网络素养六大维度对信息焦虑的影响方式各不相同。因此，第一，大学生要加强信息检索知识技能的学习，如检索表达式的合理运用等，并使用辅助记录工具将网络信息分门别类地保存；第二，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在上网前设置阶段性上网目标，在上网时利用 APP 监督媒介使用行为，在上网后制作媒介接触日志，对上网行为总结反思；第三，邓巴认为，个体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类的“平均社群规模”为 148^[19]。将所维持的关系数保持在邓巴数字左右，对网络社交关系进

行筛选，可以减少对于无效信息的接触；第四，大学生不仅要做到文明上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与网络道德，也要对网络信息持有审慎态度，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面前保持冷静和理性。

4.2 高校：开设网络素养课程，培养正确网络价值观

高校是大学生观念与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因此，第一，除了拓展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库外，可以开设网络素养通识课程，提高网络素养；第二，举办多样网络素养活动，树立健康价值观念。可以借助学工办、共青团等的力量，举办健康网络价值观系列讲座活动、网络道德楷模表彰会、网络伦理知多少知识竞赛等；第三，由于大学生的上网时长与信息焦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健全网络管理规范，引导学生减少上网时长，并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帮助其摒弃对网络的过度追求，加强对线下生活的关注。

4.3 社会：共筑信息安全保护网，减轻网络信息安全焦虑

研究发现，在信息焦虑的四个维度中，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焦虑最为严重，亟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解决。对于国家相关部门而言，应根据时代发展变化，不断更新法律法规，继续做出细节规范，给予信息安全更强的法律保障，加大网络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各大网络平台而言，应积极承担主体责任，加强技术研发保护。不仅要畅通反馈渠道，做到定时检查、全时在线，在遇到网络安全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修补漏洞，也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明

确用户数据库的使用范围,不得过度获取网民的个人信息,也不能制定霸王条例,强迫用户接受信息授权。

5 总结

本研究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对网络素养做出了全新定义,并将其细分为六大维度,揭示其对信息焦虑的不同影响,还引入上网时长作为中介变量,综合考虑了影响信息焦虑的不同因素。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外部信息环境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信息焦虑程度,未来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做好变量控制;第二,本研究将不同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加以分析,未来也可以专门针对本、硕、博的某一群体展开探究,或比较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8-28)[2024-08-29].<https://www.cnnic.cn/n4/2024/0828/c208-11063.html>.
- [2] 张帆.显与隐之间:985学子焦虑的传播机制与媒介调适策略——兼论数字青年与新媒介技术的复杂关系[J].中国图书评论,2024(5):29-41.
- [3] 周茂春,高钰媛.人工智能缓释用户信息焦虑——以ChatGPT为例[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4,42(3):80-89.
- [4] 理查德·索·乌曼.信息饥渴——信息选取、表达与透析[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29-33.
- [5] NAVEED M A, ANWAR M A. Towards information anxiety and beyond[J]. Webology, 2020, 17(1): 65-80.
- [6] 李玉玲,曹锦丹.信息焦虑的概念界定[J].图书馆学研究,2011(3):2-4.
- [7] BAWDEN D, ROBINSON L. The dark sid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xiety and other paradoxes and pathologi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9, 35(2): 180-191.
- [8] 曹锦丹,王畅,刘鑫,等.用户信息焦虑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模式研究[J].情报科学,2010,28(10):1461-1463,1468.
- [9] MCCLURE C R.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Libraries, 1994, 13(2): 115-125.
- [10] 卜卫.媒介教育与网络素养教育[J].家庭教育,2002(11):16-17.
- [11] 霍华德·莱茵戈德.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279-286.
- [12] 胡余波,潘中祥,范俊强.新时期大学生网络素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浙江省部分高校的调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5):96-100.
- [13] 庞博.青少年媒介依赖应对策略问题研究[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9.
- [14] 武文颖.大学生网络素养对网络沉迷的影响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7.
- [15] 刘根勤,曹博林.高校学生网络接触与信息焦虑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9):53-57.
- [16] 吴贤华.大学生手机依赖、睡眠质量与信息焦虑的关系[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35(12):7-11.
- [17] 姚丝绦.信息过载背景下当代青年信息焦虑及对策研究[J].新西部,2024(2):107-111.
- [18] 龚花萍,吴灏驰,梅娇.大学生信息焦虑行为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2):55-60.
- [19] 何琪琪,钟起,徐雨洁,等.本科护生网络素养的潜在剖面分析及其在线学习效果比较[J].护理学报,2022,29(2):62-67.
- [20] 荣珊珊.安徽高校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其教育实践探究[D].安徽:安徽师范大学,2007.
- [21] ZURKOWSKI P.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nd priorities[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1974: 6.
- [22] 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
- [23] 赵球霞,邓银.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J].社会科学前沿,2023,12(6):2996-3002.
- [24] 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12):76-91,127-128.
- [25] 方增泉,祁雪晶.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绿皮书(2022)[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29-46.